




语用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主 编：王 扬 刘晓林 侯国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语用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主 编：王 扬 刘晓林 侯国金
副主编：许吟雪 刘 娜 唐淑华

编委会成员：

王 扬	刘晓林	侯国金	许吟雪	唐淑华
刘 娜	黄海燕	周华媛	许 楠	徐学平
肖 祎	周 君	杨 红	蒋慧成	王 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用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 王扬等主编 ; 王扬等编.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35-3204-4

I. ①语… II. ①王… III. ①语用学—文集 IV. ①H0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203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张峰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传奇佳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1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3204-4

定价 86.90 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32040001

前言

作为语言人 (homo loquens) 的我们天生要学说话, 而“说话”的一切都是语用的, 学说话的“学”也是语用的。为什么说? 说什么? 怎么说? 何时说? 何地说? 等等, 乃至为什么做(事)¹? 做什么(事)? 怎么做(事)? 何时做(事)? 何地做(事)? 等等,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 所有的问题都是语用问题。人的话语表现为(词句和)语音, 也映射着心理, 服务于意图, 体现为行为。也许每句话语可称“言语/语言行为”(speech act), 如问候、道歉、请求、命令、恭贺、交代、陈述、汇报、询问、通知、警告、挖苦、歌颂、赞扬、谴责、自贬、宣告, 等等, 也可仿照 Mey (2008) 称之为“语为”(pract²)。假如说有些是语言问题, 即语言的语音问题、词汇问题、语法问题、思维问题、逻辑问题、文化问题、民俗问题、修辞问题等——自然是错不了的, 那么, 它们同时也是跨学科的语用问题。

萌芽于东西方古代先哲的朴素语用学思想³, 启发于 Morris(1938⁴) 的符号学“三分说”的语用学, 得力于语言学诸多分支学科尤其是语义学的“废纸篓”(wastebasket), 语用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成立的标志有三: 一是 1977 年《语用学学刊》的创刊, 二是 1983 年 G. Leech 和 S. Levinson 的语用学专著(不止或绝非教材)的问世, 三是 1986 年国际语用学学会的创立。根据何兆熊(1997⁵)所说, 语用学“兴起”于七十年代, “定型”于八十年代, “成熟”于九十年代, 至今还是语言学的显学⁶。

1 或称“行事”(符合言语行为理论的惯例)。

2 J. Mey (2008) 的论文“Pragmatic Acts”(收于 K. Brown 等编的《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Vol. 10: 5-1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ragmatic acts”(在文中可)拼缀为 pract(s)。

3 如《易经》、辩学、名学、《墨经》、J. Locke、L. Wittgenstein、C. Pierce、J. Dewey 等(侯国金, 2013)。

4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90年代看语用”, 《外国语》(4)。

6 侯国金(2013, “语义学和语用学, 得一可安意义之天下? ——小议互补主义和语用学的跨学科潮流”, 《外语学刊》(2))。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微观语用学（micro-pragmatics）和宏观语用学（macro-pragmatics）的分野日趋明显。前者是从语用角度研究语言的各个层面（或级阶），如前指、指别、预设、语音、形态、词语、构式、语句、句法、语篇（学）等，也叫“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而衍生出新兴的跨学科“认知语用学”（视角下的微观语用学），其代表人物有 S. Levinson, Y. Huang, D. Wilson 等等。不难发现，即便是微观语用学也不是那么纯的语用学，而是跨学科的语用学，如音系语用学、形态语用学、词汇语用学、句法语用学、篇章语用学、语用文体学、韵律语用学，等等¹。我们在课堂上有时戏称“纯语用”等于“蠢语用”。

语用学的另一路径即“宏观语用学”（或称“广义的语用学”），代表人物主要是欧洲大陆流派的 J. Mey, J. Verschueren, A. Wierzbicka, J. Habermas, 等等。宏观语用学主要是语用学与语言学边缘学科或 / 和非语言学学科的界面研究，如社会语用学、文化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发展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形式语用学、逻辑语用学、历史语用学、意识形态语用学、对比语用学、应用语用学、实验语用学、民族文化语用学、计算语用学、心理语用学、法律语用学、语用翻译学、文学语用学、语用修辞学，等等²。

最近二十年是语用学飞速发展的鼎盛期。何兆熊（1997）只提及了当时的七本语用学教材³，而最近十四年来，有数以百计的语用学专著、教材以及跨学科语用研究专著和论文集相继问世⁴。语用学在中国则肇始于胡壮麟先生（1980⁵），随后得力于“中国二何”的极力推介：“广外”的何自然先生（1988⁶）和“上外”的何兆熊先生（1989⁷）。除了会刊《语

1 侯国金（2013，“语义学和语用学，得一可安意义之天下？——小议互补主义和语用学的跨学科潮流”，《外语学刊》（2））。

2 同上。

3 Green (1989), Grundy (1995), Leech (1983), Levinson (1983), Mey (1993), Thomas (1995), Yule (2000[1996])。关于其具体出版信息，参看侯国金（2013）。

4 关于与语用息息相关的语言哲学著作，关于语用学教材类和论文集类，参见侯国金（2013）。

5 “语用学”，《国外语言学》（3）。

6 《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7 《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用学研究》以外，我国语用学者发表论文数千篇，出版教材、论文集和专著数百本¹，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青年语用学者。

如今，除国际语用学学会会刊和中国语用学学会会刊《语用学研究》之外，还有《语用学和认知》(*Pragmatics and Cognition*)，《历史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和《礼貌研究学刊》(*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等语用学杂志。三四十年来，中国和国际上发表于各种刊物的语用学论文数以千万计。可以说，语用学的前途不可估量。

我们的这本论文集旨在继承微观和宏观语用学研究的传统，将世界上最新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和我国的语言文化相结合，进行“分野”研究，以推进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属微观语用学的有：侯国金的“词汇语用学的RT情结及其中国研究现状”；王扬和周君的“预设投射中的快速节俭启发式”；项成东的“解读会话含义的理性”；马应聪的“词汇语义网络构建的认知新模型探析”；杨红的“关于日语中的‘役割語’的研究述评”；肖祎的“认知语用视角下的指示语研究”；乔淑霞的“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搭桥参照”；黄海燕的“一词多义的认知语义分析”；唐淑华的“图形背景的预设嬗变”；陈礼权的“现代汉语中‘A不AB’式结构的语用初探”；冯淑妮的“浅论构式语法与TG语法的不可协调性”；刘静的“从语用学看英语词汇教学”；李准的“汉语古诗中数字的约略现象及其修辞功能”；苏丹的“网络流行语‘蒜(算)你狠’模因化成因的认知语用浅析”；李倩的“冗余否定‘不要太+AP’的语用条件”；武焕丽的“‘A里AB’构式新解”；侯复旦的“汉语连动句认知语用视角研究”；蒋仁龙的“视点转换与英汉翻译”；蒋菲的“红楼梦第三回汉英翻译语用对比研究”等。属宏观语用学的有：蒋庆胜的“超越大学校训模因中的悖论”；于兰的“关联·等效·《秋思》”；陈拔萃的“语用等值下的粤菜菜名翻译”；王世录的“语用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胡平的“网络环境下元认知策略与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效能的实证研究”；刘娜和李莉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述评”；宋俊成的“认知语境关照下的外语词汇滚动学习法初探”；王宝霞的“现今中国的礼貌缺失探析”；代曼曼的“论中文流行歌曲中的英语混码现象”；杨竹的“从顺应论视角看

¹ 见侯国金(2013)。

运动广告翻译”；陈敬珍的“语言模因论视角下流行新词“hold住”的探究”；彭建的“范畴化幽默机制的产生与合作原则的关系”。当然，这只是大致的两分或分野，其实不少文章既有微观性，又有宏观性，如陈敬珍和王世录的论文。另外，本书的有些文章其语用性还不是很彻底，所跨学科（的相关论述）不一定很成熟，相应的语用分析也不够深入、全面、科学。但是，本书可望抛砖引玉。

“二十一世纪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世纪，作为显学的后者将更为显学”¹。我们预计，今后的语用学将继续其微观和宏观这两个路径，每条路径或多或少都有界面，而这两条路径之间也会有界面性，例如，论及语音修辞的一篇语用论文，既是语音学和修辞学的界面研究，也是语言学和语用学界面研究，若再涉及翻译，就成了“语用修辞翻译学”。从上届国内和国际语用学研讨会和当前的语用学教研实践可知，跨学科性是当今和今后语用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本书就洋溢着这一特点。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像本书和超过本书的语用论著，也希望有更多的语用学人，希望有更多的人学语用，做语用，更语用。

编者

2013年3月8日

1 见侯国金（2013）。

目 录

词汇语用学的 RT 情结及其中国研究现状.....	侯国金 (1)
预设投射中的快速节俭启发式.....	王 扬 周 君 (34)
解读会话含义的理性.....	项成东 (47)
词汇语义网络构建的认知新模型探析.....	马应聪 (59)
超越大学校训模因中的悖论.....	蒋庆胜 (72)
图形背景的预设嬗变.....	唐淑华 (84)
关联·等效·《秋思》.....	于 兰 (93)
关于日语中的“役割語”的研究述评.....	杨 红 (105)
认知语用视角下的指示语研究.....	肖 祎 (112)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搭桥参照.....	乔淑霞 (120)
语用等值下的粤菜菜名翻译.....	陈拔萃 (129)
一词多义的认识语义分析.....	黄海燕 (136)
网络环境下元认知策略与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效能的 实证研究.....	胡 平 (143)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述评.....	刘 娜 李 莉 (150)
汉语连动句认知语用视角研究.....	侯复旦 (155)
认知语境关照下的外语词汇滚动学习法初探.....	宋俊成 (167)
“A 里 AB” 构式新解.....	武焕丽 (183)
冗余否定“不要太 +AP” 的语用条件.....	李 倩 (194)
网络流行语“蒜(算)你狠” 模因化成因的 认知语用浅析.....	苏 丹 (202)
现今中国的礼貌缺失探析.....	王宝霞 (211)
现代汉语中“A 不 AB” 式结构的语用初探.....	陈礼权 (221)
浅论构式语法与 TG 语法的不可协调性.....	冯淑妮 (228)
论中文流行歌曲中的英语混码现象.....	代曼漫 (239)
从顺应论视角看运动广告翻译.....	杨 竹 (251)

语言模因论视角下流行新词“hold住”的探究	陈敬珍 (257)
汉语古诗中数字的约略现象及其修辞功能.....	李 准 (269)
视点转换与英汉翻译.....	蒋仁龙 (277)
范畴化幽默机制的产生与合作原则的关系.....	彭 建 (285)
从语用学看英语词汇教学.....	刘 静 (295)
《红楼梦》第三回汉英翻译语用对比研究.....	蒋 菲 (306)
语用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	王世录 (316)

词汇语用学的 RT 情结及其 中国研究现状

侯国金

(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要: 本文先追溯词语的根本问题, 进而介绍语言研究的新兴学科“词汇语用学”的学科任务和属性, 着重介绍和讨论了该学科的英国或者说英国关联理论 (RT) 的相关论述, 可称为“关联理论词汇语用学” (relevance-theoretic lexical pragmatics) ——并指出, RT 尤其是“关联推理理论”实际 (可) 作为词汇语用学研究的方法 (论)。最后本文介绍了词汇语用学在中国的尝试性研究, 并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词汇语用学; RT; 关联; 关联推理观

1 词语溯源

在讨论词汇语用学 (lexical pragmatics) 之前, 我们先看看人类语言和词语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以其意义服务于人类 (社会) 的认知和交际。哲学家、语言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都对语言尤其是语言的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 Wittgenstein 的“意义使用论”, 历经 Austin (1962) 和 Searle (1993, 2001[1969]) 的“言语行为理论”, 到近二三十年的语义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的语义研究, 人们越来越关注构成语句的词语的编码意义之外的种种丰富多彩的意义, 人们发现:

- (1) 语句通常由 NP+VP 等构成;
- (2) NP 和 VP 由词语构成;
- (3) 词语有编码意义;

(4) 词语的编码意义是词义中最稳定、最基础的部分；

(5) 语句的意义离不开词语的编码意义，又不等于它们的编码意义之和；

(6) 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即有别于编码意义的词义；因此，

(7) 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其语句意义也不尽相同；

(8) 词义也罢，句义也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语言哲学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心理问题，一个逻辑问题，一个语言问题……；而且

(9) 意义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社会语用问题，一个认知心理问题，一个认知语用问题；

……

本文撇开其他，只关注构成语句的某一个 VP 或 NP (或 PP、AP 等) 的词语；我们关注什么“词语”以及“词语”的什么呢？回答是字、词、词组、构式等，以及它们的编码意义、编码意义的引申、编码以外的意义，特别是“编码以外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解的、是否以及如何引申、固化从而作为新的编码意义而进入词条的。词语里有什么？或者说词语的语音和语形的外壳包装或编码了什么内容？语义学的一般认识就是词语里面有概念，至少有概念，也即概念意义 (conceptual/ideational meaning) 是词语的关键。而且概念是相对稳定的，不依赖语境的。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词语的“联想意义” (associative meaning) 都被编码了吗？词语的“程序意义” (procedural meaning) 呢？

英语的“word”有很多意思，我们不考虑“语言、诺言、命令、道、消息”等意思，只取最狭义的“lexical item”，即“词、单词”解。那么我们发现它有时相当于汉语的“字”，有时相当于“词”，有时是“字词、词语、语词、语辞、言辞”甚至是“语言”。因此，我们在讨论汉语的“word”时，不仅要涉及字、词、词语，有时还要涉及词组和构式。因为根据认知语言学尤其是其构式语法思想，首先，字词的研究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其次，语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字词；再次，构式的定义涵盖了两个以上的词素（如“teach”和“-er”构成的“teacher”，“教员、教

师、教授、教书匠”),自然也涵盖构成语句的大于NP和/或VP的成分(如“假如……那么……”,“因为……所以……”,“某1+V1+某1的N1,某2+V2+某2的N2”,等等)。而且构式通常是大于词而小于句、比语句更好把握却又比词更依赖语境的语言成分。由于对汉字和构式这两方面的研究是词汇语用学的薄弱环节,我们相信,本研究有望促进汉语词汇-构式语用学的发展。

2 何为词汇语用学?

词汇语用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词汇的语用学,或者说是语用学的一个研究词汇的分支学科,如同词汇语义学是研究词汇的语义学也是语义学里面研究词汇的一个分支学科一样。根据Wilson(2003)所说,词汇语用学要思考的问题一定要包括为语用加工(pragmatic processes)提供信息输入(input)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词汇语用加工程序(lexical-pragmatic processes)的不断使用可能导致词义变迁,临时或即时性事件由于频繁的出现和提及,随着文化的沉淀和稳固,相关的词语势必一道沉淀和稳固下来。(Wilson 2003)

说到这里,自然需要理解词汇语用学和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的差别,如同在了解语用学之前先得了解语义学一样。可以说,词汇语义学研究词汇的编码意义系统,它有时也涉及词义的变迁,如扩大、缩小、升格、降格、废弃词之死、新词语之生,等等。那么,词汇语用学研究词汇的什么呢?根据Leech(1981: 320)关于判断语言研究是否进入语用学的四条标准,即是否涉及交际主体,是否涉及交际语境,是否涉及交际意图,是否涉及交际行为(即言语行为)——只要有一个“是”就是语用学研究——那么,我们可以说,只要一个人的词汇研究涉及了使用词汇的“人、境、意、为”(即交际者,言者的意图以及听者对这个意图的推理,语言使用的大小语境,语句所代表的社会行为(如指令、宣告、承诺))中的任何一个,就是在从事词汇语用学研究。当然,词汇语用学家不可能撇开语句去讨论词语(除非是用于省略句和单句的词语)的意图或行为(因为语用学传统是讨论语句或话语所能表达的意图和行为),但是,鉴于话语的意图和行为是离不开词语的,

也即词语与意图和行为息息相关，联系意图和行为来研究词语、词义、词义的变化和调节，当然是词汇语用学兴趣之所在了。换言之，假如说词汇语义学的目标是考察词语和编码概念的关系，词汇语用学的目标则是解释实际使用中词语表达的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有别于词语所编码的概念的。上述的缩小就能说明一个词语为什么能比编码的意义更窄小——这是对语言的外延意义实施一定的语用约束或限制所致。

假如强调两个学科的独立性，能否说“词汇语用学研究词汇语义学不研究的词汇尤其是词义问题”呢？假如强调两个学科的互相渗透性和互相兼容性，能否说“词汇语用学除了关注词汇语义学研究的词汇问题，更主要的是考察词汇的动态意义及其产生、使用、调节、推理、理解等的新兴的语用学学科”呢？后一看法自然是秉承了语用学的“极端语用-语义互补观”。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认为语用学基于、大于、难于也高于语义学，同样地，依照这一传统，词汇语用学也就基于、大于、难于也高于词汇语义学。

根据 Wilson (2003)，词汇语用学要研究的内容：(1) 不应该是某个或每个词语的词义和词义变化，(2) 不应该是个别或所有词语的个别或一般用法，(3) 而应该是词义变化的语用参数尤其是语境因素的作用，(4) 并且应该是自动地、无意识地微调着（一些或多数或全部）词语的词义解读的语用加工程序。具体说来，一个词汇语用学家典型的词汇研究应该是词义的活用和变化，即扩大和缩小。用 Wilson (2003) 的话说，就是要研究一些词语是“既然有明晰的词义却如何进入随意用法 (loosely used)”，一些词语其“词义宽泛含糊而在使用中却如何得以缩小收窄的”。

不过，词汇语义学和词汇语用学的界限不是也不应该百分之百地泾渭分明，一个阵营的不同研究者其研究兴趣可能相异，两个阵营的不同研究者其研究兴趣则可能相近。

根据 Blutner (1998)、Wilson (2003)、Unger (2005) 等，词汇语用学作为语用学的分支学科的出发点是：词语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必须置之于语境中得到“语用推理”。这就说明了语境对词义的解释作用，“词语所表达的意义或多或少依赖语境”，“词汇语用学基于这样的假设，词语表达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而词汇语用学家通常研究词语的编码意义

和交际意义的差别弥合的方法或过程。”(Unger, 2005) 词汇语用学的认知语用解释 (Sperber & Wilson, 1998a) 证明了一定语境中的词汇意义就是特定词语编码的概念的规定或限定 (specified, 即具体化)。

词汇语用学是新兴的语用学的分支学科, 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关联的烙印, 即受到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RT) 的影响。甚至可以说, 它主要是沐浴于 RT 的词汇语用学研究。Wilson (2003) 认为, 词汇语用学应该“考察词语的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在实际使用中是如何调整 (modified) 的”。词义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扩大和缩小。扩大的主要方式是约略(化)和隐喻化(而得到)延伸, 即隐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有时也叫范畴延伸 (categorical extension)。词汇语用学“以词汇层面为基点, 结合语用机制、语境知识和百科知识, 对词汇意义 (尤其是词汇的未完全表述意义即动态意义) 进行动态研究, 对词义在使用中的演变及变化过程、运作机制、变化规律进行描写和理论阐释”(曾衍桃, 2005)。

各种各样的语用参数或因素“赋予”或“激活”了词汇“特定的篇章语用功能”, “构成特定的语用意义”(同上), 词汇语用学就是要考察语用参数是如何赋予或激活词汇的这些功能或意义的新兴学科。

3 词汇语用学的 RT 情结

3.1 词汇语用学在英国

关联理论创始人之一 Deirdre Wilson 连同其英国同事 Robyn Carston 等人开设了叫做“词汇语用学”的网站, 发表词汇语用学的种种论述, 包括论文、讲义、(数据)分析、书稿等。该网站说, Wilson、Carston、Tim Wharton、Patricia Kolaiti、Rosa Vega Moreno 等人的词汇语用学研究项目, 从 2003 年 9 月至 2007 年 3 月, 得到了“人文研究会”的赞助。此外这里还可以找到与该项目相关的研讨会信息, 如讨论“词义、概念和交际”的研讨会信息, 以及该项目进行期间她们所在学校的院系即伦敦大学学院的语音学和语言学系的研究生所撰写的几十篇词汇语用学毕业论文。

该网站开头有醒目的红色例句¹，足以引起大家对词汇种种问题和词汇语用学方法的广大兴趣。

- 1) How red is a *red* apple?
- 2) When I sleep on an *empty* stomach, is my stomach truly empty?
- 3) Sunbeds are the new *cigarettes*. How can this be?
- 4) His eyes were as *cold* as the ice forming on the windscreen. How cold was that?
- 5) Is your teacher a *dragon*, an *angel*, an *Einstein*, a *bulldozer*? How can you tell?

在 Wilson (2003) 笔下，词汇语用学的目的是要“解释语言中既定的字面词义在实际使用中是如何得到修改的”。换言之，该学科是要研究语义学和语用学在词语层级而非语句层级上的差异，或者说是词语层级而非语句层级在语用学而非语义学里的解释。词汇语用学家首先要区分词义的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并能分析和处理后者。可是，词汇语用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应该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那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多多少少继承了经典格莱斯语用学思想，直到现在，在关联理论家的理论框架下 (relevance-theoretic framework) 的词汇语用学论述才真正克服和摆脱了格莱斯的一些思想，并形成了认知-关联的词汇语用学观”。(Wilson & Carston, 2007)

Wilson (2003) 的主旨是，词义缩小、词义扩展（也称之为“loosening”）和隐喻延伸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而非作为各不相同的语言现象来各个击破。她说自己的处理方法是“标准方法” (standard treatments)，并且试图说明，“一系列的词汇语用加工程序 (lexical pragmatic processes) 可以作为自发、自觉、自动地微调 (fine-tune) 每个词语之解释的一般语用调节（程序） (general pragmatic adjustment process²) 的特别情况 (special cases)。”上述词汇语用学项目的众多研究都是秉承了 Wilson 的这一风格，自然包括下文要介绍的 W&C (2007) 的思想。

1 来自 <http://www.phon.ucl.ac.uk/home/lexprag07>。序号为笔者所添。

2 W&C (2007) 则称之为“语用期待” (pragmatic expectations)。

3.2 关联理论视角的词汇语用学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 Wilson (2003) 和 W&C (2007) 的推理观。但是首先要看看与词汇语用学息息相关的 RT 的基本思想。

3.2.1 关联理论——词汇语用学的方法论

RT 是 Sperber & Wilson (1985, 1986, 2001[1995]) 以及相关论文提出和不断阐释的理论, 后来得到了 Sperber (1989, 1997, 2000a, b), S&W (1998), Wilson (1995, 2003), Wilson & Sperber (2002, 2004), W&C (2006, 2007), Blakemore (2002), Carston (1997, 2002a, b) 等人的阐发, 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语言学理论或模式。

可以说, RT 不仅是解释语言认知和交际的总论、总纲、总则, 更是语用学的关键、核心、显耀理论或“显论”, 自然也是词汇语用学的指南或导论。RT 建立在“关联”(relevance) 二字的继承(从经典格莱斯语用学)、利用、(再)定义、(再)解释, 以及对两个原则的解释的基础上。RT 的“关联原则”(Relevance Principle) 的下属原则是“(关联的) 认知原则”(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和“(关联的) 交际原则”(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关联是什么? 它是话语和其他输入信息相对于认知加工程序的一种特点。这里的“其他输入信息”主要是所见和所闻等外在刺激、思维、记忆、推理的结论等内在的(心理) 表征等。(W&C, 2007) 对某个交际个体来说, 某输入(话语) 假如与现有的语境假设发生联系, 能产生出积极的(认知) 语效, 即应有的语境含义/ 隐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s), 对现有的语境假设进行应有的加强或修订, 就算“关联”, 否则算“不关联”。

根据 RT, 关联可以用两个语用参数来解释, 即“损”(cost) 和“惠”(benefit)¹。这里的“损”指的是话语给解读者造成的解码(decoding) 和推理(inference/inferring) 所需要的处理或加工的努力

¹ 很像 Leech (1983) 讨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 简称 PP) 时所说的“惠、损”。

(processing efforts), 或称为“认知加工处理”(cognitive processes), 简称“心力”, 因此也是一定意义的投入(input)。这里的“惠”就是话语在一定语境所取得的“语境/语用效果”(contextual/pragmatic effects)或“认知(-语用)效果”(pragma-cognitive effects), 简称“语效”, 因此也是一定意义的输出或产出(output)。例如, 耗费一定的心力, 得到了话语的确切语境含义, 或者是既有的“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得到了应有的“加强”(strengthening)或“修正/校订”(revision)。用通俗的话来讲, 如同经商一样, “损”或“心力”是听者对所听的话语进行的必要“投资”, 因为只有必要的投资才能得到“语效”的收获或酬劳。在日常交际中, 这里的“损”或“心力”突出表现为为了解某句话或某个语篇而去购买书籍资料, 请教先哲, 冥思苦想, 查询字典, 等等; 而相应的“语效”则突出表现为得到某句话或某个语篇的深刻意义、意思、意味、含义、韵味、哲理, 等等。

W&C (2007) 认为, 最重要的语效是语境含义, 而该语境含义既不能从输入推导而来, 也不能从语境推导而来, 而是必须从它们二者推导而来。根据 Wilson (2003), RT 的关联或关联度可以用正面的语效或负面的心力来解释: 在一般情况下, (1) 语效越大, 话语越关联, 或者说其关联度越高; (2) 心力越小, 话语越关联, 或者说关联度越高。根据 Wilson (2003), RT 或关联原则的第一原则即“认知原则”(S&W, 2001[1995]: 260-66), 人类的认知系统倾向于合理分配注意力和加工能源, 以便使话语的关联度最大化(maximise)。受到语效利益的驱动, 人类的“感知机制”(perceptual mechanisms) 会倾向于自动地挑选出那种“具有潜在关联性的输入信息”(potentially relevant inputs), 而“记忆的检索机制”(memory retrieval mechanisms) 则倾向于自动地挑选出“潜在的关联语境假设”(potentially relevant contextual assumptions), “推理机制”(inferential systems) 倾向于自动地、创造性地加工。这样一来, 言者能够大致预测听者能注意什么样的信息刺激信号, 听者在加工的时候可能会使用什么语境假设, 他能否得到推论。言者若没有这个能力, 势必要确认每句话的“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简称 perlocution) 即话语所产生的结果、效果、效用、效应或后效。(看 Searle (1993, 2001[1969]) 等对“言语行为”(speech act) 的论述)